

昔日的声响(中)

航 鹰



童 声

老百姓过日子常说,“过的就是孩子”。童声,是人间最美的音乐。所以,西方人赞美童声合唱,是来自天堂的声音。

有个时髦词儿,叫做“人口红利”。如今别说红利了,连往昔的群童欢闹都少见了。一个个“独苗儿”,总是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护着,缺少同龄伙伴,或被宠成了“小霸王”,或被宠成了小霸王,小泼皮,更可惜的是他们成了手机“低头族”,患上“社交恐惧症”。即使在学校操场上,老师也禁止孩子们打闹嬉戏,怕担责任,谁把谁推搡一下,护犊子的家长都要告状。

我很幸运,赶上了允许生俩孩儿的尾巴。你可别小瞧多生了个老二呀,对于街道、里巷、大院来说,那可是一倍增长的数量,而是成群结队的儿童军团了。尤其到了节假日,姨表兄弟姐妹们、同学们、邻家孩子们……汇成了喧哗的童声海啸。

我家曾经住在重庆道靠近昆明路地段,楼后有一条两端出口成凹字形的僻静胡同,胡同里又有一排带小院的平常住人的老楼,这里成了孩子们玩捉迷藏、踢罐儿电子、侦探藏儿的乐园。后者其实是“捉贼”“逮贼”之意,但天津人打老辈子传下来就念成“藏贼”。男孩子玩耍一般只是大呼小叫,踢球、打嘎儿、弹球儿、拍毛片儿、放炮仗、抖闷葫芦(空竹)……几乎每条胡同口墙上都有小篮球筐,孩子们打小就会打篮球,那才叫全民健身呀!女孩子爱玩的游戏则伴有相应的歌谣,跳猴皮筋儿、跳绳、抓子儿、跳房子、找朋友、丢手绢,甚至简单到“你拍手,我拍手”,都有歌谣伴唱。

孩子们做游戏欢声笑语的“真人秀”,比手机商人为牟取暴利,编制的电子游戏强上万倍!那种鼓吹战争、枪杀的游戏机,讨厌的噪音残害了多少孩子的耳膜和身心呀!

还有一种只属于少年的声音——中学的鼓号队。鼓号队出场时,前导由一个举着旗子的学生,以高高低低的节奏作为指挥。前排是整齐的小鼓队,由女孩子和小个子男生担任鼓手,小鼓挂在胸前,鼓面朝上,用双槌敲出一种欢快的进行曲节奏,还不时击打鼓边儿作为“插花”。后面是号手队,几十把金光闪闪的单音号,吹响纯属少年的旋律。阵阵的是大鼓队,由高个子男生组成,大鼓虽然也挂在胸前,却是立着抬的抡起双臂左右两面打鼓,鼓声浑厚轰鸣。

毕业班的学生就不参加了,每个新学年开始,学校都要在新生中选拔鼓号队员。每个学校几乎都有鼓号队,有的学校阵容很大,几十面小鼓、好几面大鼓,铜号也多,出场时非常神气。每逢节日集会或体育比赛,学校的鼓号队竞相表演,争奇斗艳。能在学校当上小乐手,是孩子们乃至家长的骄傲。孩子们自幼参加社团活动,不仅提高音乐素养,也增强了自信心和荣誉感,可惜后来那些出自孩子们欢快嘹亮的声响也消逝了……

我在德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小小少年就开始社交活动。家长们为了让孩子早日学会与朋友交往,从幼儿园时就让孩子自行挑选相互做客的小朋友,单独去对方家里居住,几个孩子单独玩耍,家长们不干涉,只管按约定时间接送孩子就行了。孩子过生日也由他们自

己决定邀请谁,有个孩儿妈妈把小寿星和小客人带到一座养马场,孩子们随意围着马在马上画画,然后由浑身涂满了色彩艳丽的儿童画的高头大马,拉着他们在草场随意溜达,那样的生日Party,当然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家长们只是坐在农场咖啡厅里闲聊。

今年夏天,我在蓟州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见到了类似场面。餐厅里来了一群领着孩子的年轻夫妇,孩子们年龄相仿,家长们用餐似乎过于客气而有些拘谨。经打听才知道,孩子们都是同一个幼儿园的,家长们为了提高孩子的社交能力,相邀一起出来过几天集体生活,这些知识水平较高的家长,算是很有现代意识了。不过,他们的座位排列仍然是让孩子夹在父母中间,当妈妈的还不住地给宝宝儿夹菜。怪不得孩子们细着小手脸儿互不搭腔呢!爸爸妈妈真应该给孩子们另开一桌,也甭管他们能否吃饱,给他们一个属于自己的儿童世界,定会看到群童欢叫的场面。

盼盼“来自天堂的声音”,早日重返我们的城市。

小 贩

昔日老天津人过日子,离不开走街串巷的小贩。平民百姓喜欢在家门口买些便宜的日常用品,即使殷实人家也不是总去大商场购物。小贩什么时间来是有规律的,如何吆喝也是分行的。北京人艺老演员模仿北京小贩的叫卖声,惟妙惟肖真绝了!我有幸看过他们演的戏,于是之、黄宗洛、朱旭、英若诚、牛星丽、林连坤……可惜我只会写文章,文学是无声的,无法像他们那样演唱,但可以介绍天津与北京不同的叫卖特色。

清晨,先来的是卖报的。影视剧里大都是报童卖报,我在生活中却从未见过报童,大概解放后怕有雇用童工之嫌吧!我上小学时家住小白楼,学校在马场道口,每天早晨和我们上学同路的,有个骑着绿色自行车的绿衣人,车上绿色挎包里塞满了报纸。看来他是邮局的送报员,报纸大多是订户订阅的,途中零售不多,用不着叫卖,他多半是自娱自乐,或因他车载过重,怕别的车撞着他。他的声音低沉嘶哑,却又是个大嗓门儿,好像是从嗓子眼儿横着挤出来的,撇着津味儿,京腔儿一路上吆喝个不停:“报!看报来!两只眼儿的太太等着看报来——四只眼儿的太太等着看报来……”

他一定得把“看”,喊成了“砍”,路上戴眼镜的学生就拿小石子砍他:“叫你砍!叫你砍!”那时候人们调侃戴眼镜的为“四眼儿”,如今学生近视眼的人多势众,也就不时兴那个绰号了。

清晨,也是卖菜小贩叫卖的时间,但我家附近很少见到推车或挑担卖菜的,因为有大沽路菜市场,小白楼菜市场两家大商场,鱼虾肉禽青蔬菜调料应有尽有,人们都喜欢去那里采购。过了马场道,河西区那边平房区居多,谦德庄一带便是贫民区了,卖菜的喊声多有南韵、静海口音:“卖韭菜韭菜——紫根儿嫩韭菜——尝尝去吧您老——”“菠菜!小白菜!芹菜!一掐一兜水儿啦——”“黄瓜顶花儿带刺儿的——”到了初冬,家家户存储大白菜,他们拉来满车天津人爱吃的“青麻叶”:“大白菜啊,一根棍儿的青麻叶啦——”一根

棍儿”夸的是菜心紧实、菜帮小,只有天津人听得懂。

旧时代拥有缝纫机的家庭很少,女工针线活儿很重要,卖针头儿线脑儿的货郎应运而生。可能因为小百货品种太多了,吆喝不过来,货郎并不叫卖,手里拿个大拨浪鼓摇着走街串巷,妇女们听到嗵嗵、嗵嗵的鼓声,自会出来围上了货郎的手推车……

收废品的被叫做“喝破烂儿的”,“喝”字就说明他吆喝的声音很大。其实卖的、卖的并不都是“破烂儿”,说成“旧物”更准确一些,但他还是高腔大嗓地吆喝:“破烂儿的买——旧家具的买——旧钟表的买——旧书旧报纸的买……”他呼喊“买”的发音介于“买”与“卖”之间,针对买卖双方都很合适。

旧时代女人留长发,梳得光溜溜,几乎天天得抹头油。大清朝那会儿男人留大辫子,体面人家男人的辫子得由妻子或佣人给梳理,从头顶到辫梢儿也得梳得光溜溜的,生活中也就自然少不了卖头油的沿街兜售:“生发油——桂花油啊——玫瑰油——黏刨花儿……”他的扁担两头挑着木匣,匣子里摆着散发各种香味的油桶,用个“小等子”秤了油注入你自带的瓶子里。我很小的时候,在山东见过姥姥买头油,始终闹不清黏刨花儿是干什么用的,听老人们说才知道是用来贴鬓角的,怪不得清末民初老照片上的女人鬓角都纹丝不乱呢!我猜那可能是桃木刨花儿,因为桃树会流出桃胶,很黏。

傍晚,是卖花姑娘登场的时候了。不像欧美人那样卖长枝玫瑰或大束鲜花,她们挎着的小竹篮里,只放些很小但很香的花儿,温声软语半说半唱:“芭兰花儿——茉莉花儿——晚香玉啊——梔子花儿啊……”花儿几乎都是白色的,奇香。其中,芭兰花又叫白兰花,素有王者之香美称,比香水还香,余香能留存好几天。中国民间禁忌不喜戴白花,所以女人们买了去很少把花儿插在发髻,而是用别针穿了戴在胸前。哪天兴致高了,她们会多买几朵茉莉花,用针线穿成串儿给娃娃儿当项链。晚香玉花枝长,可以用水生在花瓶里,花骨朵儿陆续绽开,屋里能香上好多天。结婚以后我才明白,卖花女为何傍晚生意好,女人们为什么喜欢在傍晚买比香水儿还香的花儿,因为她们的丈夫快回家了……

暮色中,卖花女走过的胡同、小街,久久弥漫着沁人心脾的馨香,连那远去的温柔声音都是有香味的。声音会有味道吗?我坚信。继而我又陷入忧思:这么小朵花儿的小本生意,一晚跑那么多路,能赚几个小钱儿呢……

卖吃食的

最受孩子们欢迎的,还是卖吃食的小贩,其中最有趣味的莫过于“熟梨糕”了。那种小吃其实和梨无关,应该写成“熟梨糕”更准确。熟梨糕的好处是现蒸现卖,卖糕人推着一辆推着炉火的小车,车上木盒里放着炒熟了的大米渣儿和各种果酱,红红的桃的豆沙的菠萝的橘子的苹果的青团玫瑰的……看着就诱人。车上的炉子一直烧着开水,锅沿儿能紧紧扣上许多层小木甬,木甬可能是用独木挖凿的,底部中心有小孔,叠罗起来周边严丝合缝儿不漏蒸汽,沸水冒出的蒸汽只能从小孔冒出来。甬顶层有个哨子,蒸汽一顶便发出尖利的汽笛声。可能因为它太小了,天津人不称其为汽笛声,而叫它“汽鼻儿”。所以,卖熟梨糕的不叫吆喝,打老远的一听到“鼻儿”叫,孩子们就都跑出来了。

孩子们喜欢卖熟梨糕的,不仅因为蒸的米糕好吃,还因小贩更像带着大家做游戏:只见他把大米渣放入一个个木甬里,用小扁铲抹抹抹,再将木甬罗在蒸锅上,用锅铲一座小宝塔。“鼻儿”一直吹着,一分钟就下屉啦!往案板上扣

那种意犹未尽,但又不得不放下的微妙心态,表现得无比生动且游刃有余,用文学艺术的韵味支撑起人生“过程”的驳杂与鲜活,为我们的品读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我从《过程》中所能感悟到的,除了作者对老秦这个人物很尽兴的塑造、拿捏、把控外,更在意作者想通过这个艺术形象而袒露出来的生存思考。按理说,老秦一辈子供职于文学杂志,他的修养、他的修为,他对世态炎凉的体察,都比一般人多一些理性,因此,他在度过这个“过程”时,一定会比很多人多一些从容和豁达。可当“火舌落到脚背上”,自己真的到了退休的那一天,心灵深处也会有一种黯然的寥落。想来,这也是人之常情,而我佩服作者的是,他可以把这样一种惟妙惟肖的心态,用小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且还蕴含着人性“过程”的某种独特探求,这就显示出一个作者较高的造诣。

我阅读过杨晓升的不少小说,发现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的观察特别细腻,讲述直抵人心,常常在一些见惯不惊的生活场景中,寻找到自己创作的丰富源泉。联想到他的《日出日落》《身不由己》《病房》等作品,无不是在一个很小的切口上独辟蹊径,从普通人很寻常的一些生活情态中,抽丝剥茧地打捞出并不寻常的由头,在细致处发掘出小说独有的艺术质地。我们一生所有的努力,不外乎都可以看作是抵达彼岸的“过程”,不管这个过程是光鲜亮丽,还是坎坷崎岖,当我们身在其中时,它的无处不在,如影随形,都会感受到过程中的迷人风景。

短篇小小说《过程》,也有着如此的神韵,一个我们平时很不经意的退休话题,杨晓升为我们描摹出了生命意义上的辉煌意境。

蓟州湿地偶遇

又是黄昏。蓟州湿地铭刻的记忆是深呼吸后的一抹幽蓝是低处的另一片天空,万物恻隐之至

水面上,一只白鹭不急于起飞翅膀裹住了所有的风像一位高僧,修行黑白和静的最高境界

间或,柔软成半个月亮忽近忽远,勾勒出世外意象之美今夜,我的梦有了悬念

写在静寄山庄遗址前

隔着寒霜,我静听一处遗迹的气息乾隆已远去,留下一个难以言说的谜底

无法厘清散落的石头与尘埃的真相残存的轮廓之美勾连后来者的心思

5000年、300年,都是时间的节点历史需要一些动静证明自己的存在

假如,今天与昨天有某种契合作为读书人,我希望静寄山庄活得永久

哲人说:盛世也有旧痛挖掘岁月沉香,需要还原一些消失之物

不是模仿古人,买醉,买浮世之欢文化繁复,我突生邀月对酒之心……

厚道的时间

初雪三千,我只取一枝白揉进月光里轻抚夜夜的梦。时间很慢很厚道。镜头里——

人慢人迟暮。像一个不老的隐喻在童话世界里放纵恰好被诗人看见——

惊为诗眼并在岁月的留白处隆重重上

“江山多娇”鲜红的印章

一路走来

一路走来,我常以儒释道作为参照物不断矫正人生的坐标

初心圆满(组诗)

乔富源



更将明月置于灵魂的高端一竿枯竹问归处:世间路,几多风雨几多愁

行路难。又逢雷火激辨的岁月颂词和咒语,谁将走向黑暗?而我选择了生活的素点,静静的

以一片晴朗克服时间脚踏实地的生存方式使自己保持人形

梦想有一天,抵达万物清明的彼岸时光的铁站上山水很精彩,人们

随性谈论一首诗根植田野的希望听一声古老牧笛的回响,还有

在桃花溪,夕阳如镜,圆满了初心

老伴儿

双手紧扣,垂柳摇曳晃夕阳爱无言。拥抱初心的光芒,灯火归程

沟壑纵横的额头——时间的驿站骏马已远去,只陈列过往的岁月

落日如禅。伫立于不可逆的苍茫解读尘世,我有了新的视角

其实,经典的爱情很简单缓缓地,两个人走成“一”字

与时间论道

又是一片苍茫。山河恍惚一阵风追逐另一阵风空空的,连一个脚印都没有留下

无边落木的天空,最后一枚叶子凋零沉浮的碎片尽显岁月之悲

幽蓝的镜中,鸟兽散,丢失了灵魂

有探路者,奔跑在自己的身体里

我倾听他发出的呐喊就像葡萄大地,倾听流水的声音

记忆里的好时光从春天的故事展开一千个生命有一千个活法,一千个样子蓬蓬勃勃,生长成历史的高度

我决心做个访者,与时间论道从月光深处抽出生命的空白期重砌自我,尘归尘,土归土

望 鹤

优雅得像水面上漂着一团雪怀抱二月的秘密,不紧不慢仿佛春天的气息从这里开始扩散

第一场雨水还未落下,风景略显单调早晨的事情也没有那么复杂最勾魂摄魄的是鹤之舞——

一堂生动的形体艺术示范课岸边的人们试着响应

眉宇间,某种沟通隐秘完成

不知何时,有羽毛潜入我体内创作赘肉的伤口处开出花朵

我成了惜羽之人,活出月光的质量

梦

跳出夜的黑,一个幽灵骑上白马呼唤一片人性的天空

内心的探照灯舞动自由的火焰红与黑的温差穿越灵与肉的记忆

人间情景剧像雨像雾又像风卸妆的舞台陈列岁月的伤口

以羞愧,以惘惘,以未来疼痛的人是一个通宵未眠者

相信岁月有荒芜与觉醒,时间之幸是以最后的悲悯拥抱纯粹时刻

非臆想。神圣的事情开始降临源自初心,家国的雨释放闪电

翌日。窗外的桃花开了有红衣女子走过,消散茫茫薄雾

本版题图 张宇尘

就磕出一块米糕来,再根据需要抹上果酱,两分钱一份,香甜软糯,物美价廉。孩子若零钱多,定会买好几份,抹不同的果酱,吃了还想吃!

推车卖汤圆的不吆喝,他拿个木梆子沿街敲,人们便知道是卖汤圆的来了。有人买,开锅现煮,放上条凳,热乎乎来一碗。春秋两季也都出车,并非只是正月十五元宵才吃。伏暑天儿太热,江米面儿容易硬,卖汤圆的就少了。走在道面上吃汤圆的人,大多是在外面干活渴了饿了累了的人。中国人吃汤圆讲究合家团圆坐,推车煮汤圆的小贩也卖生汤圆,为了拉主顾,比的是馅料。

卖切糕的从老辈子传下来就吆喝,天津方言中许多字的发音比北京话低8度,“糕”喊出来类似“告”;“切糕——没核(hú)儿的!江米切糕——”说“没核儿的”,是指剥去核儿的红枣。切糕一般在早晨卖,上班上学的人来不及吃早点了,就买一块切糕带着。来我家附近卖切糕的师傅不用吆喝,因为他的案板呀刀具呀秤盘呀特别干净,盖切糕的帆布总是洗得白白的,切糕品种也多,有江米小枣儿的、两层江米面夹豆沙馅的,还有各种豆子与黏黄米混合的,许多老主顾专门等着吃他家的切糕。

旧时,还有一种小贩的吆喝声,如今听不到了——卖药糖的。其实“药糖”,即是后来糖果厂批量生产包了花纸的水果糖,当年大都由家庭小作坊熬制成块,不包糖纸,摆在玻璃盒子里叫卖,一分钱一块,老人孩子都爱含着。有趣的是,卖药糖的分为两个支脉,背着盒子的不吆喝,吹着“三音号”,号音响亮但只有三个音:啷啷啷——啷啷啷——不知为何肩上挎着糖盒子的才吆喝:“卖药糖来——买药糖——薄荷凉糖吹火啦……”听说卖药糖的也有“坐商”,当年南市有月小店,掌柜的名叫王宝山,店里柜台上有很多的玻璃罐,分别装入红的黄的绿的琥珀色的各种糖果,有山楂味的橘子味的苹果味的共二十多种,晚上灯光一照,半透明的水果糖显得更加漂亮。慕名而去的是顾客很多,买糖不在其次,主要是爱听吆喝。掌柜的嗓子好,自编自演一套一套的卖糖歌,可惜歌词已失传。

每天夜里还有许多卖吃食的,专门为了在外劳累一天的“膀大力”们煮制夜宵,卖馄饨的、卖锅饼的、炒窝头片儿的……那些摊贩大都有固定位置,不大吆喝,也就不在本文记述之列。令人难忘的,小白楼至海河码头一带的“爆肚儿开锅”,每当我睡意朦胧时,打远处就传来高腔儿唱喝:“爆——肚儿——开锅——”那是个瘦瘦的半大老头儿,却是一位街头歌唱家,高音胜过帕瓦罗蒂,只是胸腔共鸣没有那么浑厚,音色更像多明戈,卖爆肚儿真是委屈了他!他推的小车上炉火总是烧得很旺,锅里哗哗地滚着开水。有人来吃,他便往沸水里撒上一把羊肚儿,用箬篱划开那么一漏就捞出盛碗,撒

上香菜、芝麻酱、韭菜花儿什么的,辣椒糊由顾客随意放。炉子旁饼铛子上随时烙着芝麻烧饼,烧饼就着羊肚儿吃特饱人!吃完干的再浇上一碗羊汤,嘿,拍着肚子就又到码头上干活去啦!

如今年纪大了,夜里难眠。我总是侧耳倾听远方、再远方,试图搜寻那些远逝的声响。那些抽朴的街头说唱,呼唤呐喊,静夜高空,似乎仍然在远方回旋,诉说着谋生的无奈、艰辛,叙述着黎民百姓命运的沧桑悲凉……

手艺人

老天津的手艺人中,有许多进城谋生的贫苦农民,走街串巷靠兜揽些小活计养家糊口。各有各行的吆喝声,或使用不同的“响器”,决不串行荒唐走板,市民也就熟记于心了,有需求之人自会出门搭话。

“修理雨伞——修理旱伞——”

“焊铜器——焊铁器——”

“铜锅——铜碗——”

“磨剪子来,刨菜刀——”唐师傅人能够在城里谋生,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当年老百姓过日子十分节俭,能修好的家伙什绝不买新的。二是修理费用非常低廉,不像如今修个电扇动辄几百元。当年家用器皿多有铜壶、铜盆、烛台等。“铜锅、铜碗”则专指砂锅、瓷碗、瓷碟子,打上铜子的陶瓷器器不漏火,经久耐用,只是不太美观。因为铜碗师傅转动

的皮条作为助力往瓷器上钻孔,再钉上一排铜钉子,老天津又落下一句歇后语——没有金刚钻儿,别揽这瓷器活儿!

另有一些行当不用吆喝,借用“响器”招揽顾客,例如剃头的,不知何故剃头的一律是唐山口音,手里不断地划着“唤头”。“唤头”是由两段锉刀似的薄铁条铸到一起,像个大夹子,用一根铁棍儿往两条“锉刀”中间一划,就会发出响亮的颤音,噼儿——噼儿,穿透力很远。剃头挑子一端是烧热水的小炉子,另一端挑着凳子和其他物件。所以又留下一句歇后语:剃头挑子——一头热!胡同口、大院门外,或者小马路边道上,只要有一个顾客坐在凳子上,理发摊儿就算摆上了!不大工夫就会引来多人理发。“剃头费”便宜极了,老太太剪发,老头儿剃光头,络腮胡子刮脸儿,学生理“分头”,婴儿剃胎头……似乎大闺女、小媳妇儿不好意思坐在街头理发,她们大都在家里互相剪剪头发。

“剃头的”在一处地界儿忙活完了,挑起“一头热”挑子,噼儿——噼儿,划起了“唤头”,又到别处走街串巷了。现在的“美发厅”,装修华丽,设施高档,收费越来越高。有一年,我和儿媳一同去理发,我只是剪一剪头发先告辞了。结账时,我很大方地交了500元钱。

文艺周刊

第二九〇〇期

生命中所有努力都是『过程』

周其伦



北京作家杨晓升,近些年来在小说创作中越写越自信,也越来越有心得了,屡屡让不少关注他的朋友刮目相看,可以不夸张地说,他如今在小说创作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丝毫不亚于他曾经在报告文学界所达到的高度。最近,我又在湖南省的大型文学双月刊《芙蓉》2022年第4期上,读到他的短篇小说新作《过程》,其沉稳稳定的叙述,纵横捭阖的笔触,都足以使我们眼前一亮。《小说月报》(大字版)随即进行连载,也是对他文学路上不懈努力的一种肯定。

“老秦是一家文学杂志的资深编审、副主编,自从北大中文系毕业,他就被分配到省城的这家文学杂志社工作,他像一颗螺丝钉一样被紧紧钉在这个岗位上,从未挪窝,一干就是近四十年。倒不是他没机会调动工作,甚至他还有机会调岗晋升,但老秦太敬业,太热爱文学,太热爱他从事的这份工作了,所以那些几乎撞到他头上的机会,他都一一放弃。”《过程》开篇,就开门见山地阐述出这篇小小说所要表达的“核”,那就是“老秦”在文学杂志这个小岗位上干了四十多年,而今已经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了,随后,作品就兴味盎然地铺排了许多老秦在退休关口收拾整理办公室杂物的逼真细节,酣畅淋漓地展现出老秦这个人物在其整个职业生命“过程”中的林林总总,一下子让读者的阅读兴趣猛增,还很自然地过渡到对人物心理活动的灵动刻画中。

《过程》几乎没有故事情节的曲折转换,也很少纠结于作品是否好看,作者将大量笔墨细细落在描摹老秦对往事的回眸中,通过他对电话语音、微信好友、采风活动、文学座谈、大小会议的意味深长的回味,用勾连、捕捉、揣摩等手法,把老秦内心

不知是领导即发挥,还是“夜行队”经常更换,号子的内容多种多样,自远而近,又渐渐远去……他们一路经过市中心,马路两旁住户很多,夜间如此喧哗,路人两窗抗议,更无人投诉,大家一心都盼着把天津建设好啊!